

两代人的路

聊城 吴纪圣

第一次观看影片《那山那人那狗》是在高二期间,那时候的我正处于叛逆期。

彼时与父亲在方方面面的争执一度到了无法调和,甚至连面也不能见的程度,很多事情父子二人无法沟通半句,最终只能由第三个人出面分别交谈,从中斡旋。

就在那样的背景下,《那山那人那狗》这部影片来到了我的世界。

伴着天籁般的音乐,呈现出的一幅幅美妙的风景画,十分符合当时自诩“文艺青年”的我的口味。影片内容并不复杂,一位即将退休的乡邮员父亲,一个第一天接班的儿子,一条二十多年的邮路,一段父子间短暂的独处。

初看这部电影,仅出于爱好,看了一遍之后,就像那些我认为很不错但又缺少心灵触动的电影一样被我束之高阁。后来真正让我“上了心”,还是在第一次去南京参加艺考之后。

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,父亲实在不放心我一个人跑那么远,所以和我一起坐火车,我与父亲就像影片中的父子俩一样,踏上了同样的一条道路。

父亲小时候自己独自乘坐火车去东北探亲,他自认为对于乘坐火车是比较有经验的。没上车之前,他一再叮嘱我,上车一定要快,进了车厢就抓紧找空座。我很好奇,车票上不是有座位号吗,他又说估计那是摆设,我虽然不信,但也不想 in 公共场合和他争辩什么。

上车后,我们很快就找到了车票上对应的座位,父亲听着火车上不断响着的请大家对号入座的提醒,嘟囔了一句“现在管得这么严了,不用抢了”。

一路上,我们并没有说太多的话,正如影片中的父子俩一样,我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合适,两个人一路上面面相觑。

到了南京之后,需要坐地铁才能到南大鼓楼校区附近,我们俩都是第一次看到地铁。我看着

墙上的各种文字、标识使劲研究,我爸则直奔穿着制服的地铁工作人员而去,没多大会就问明白回来了。

到了南大之后,我领取了纸质的准考证。在找宾馆时,父亲先是换了好几个地方,后来又和前台讲价,我实在听不下去,只能自己扭头站到一边。我觉得在宾馆讲价怪怪的,又觉得父亲是对的。

一切安顿好之后,我准备去校园里转转,提前熟悉一下环境,免得第二天找不到考场。于是,父亲和我一起走进了南大的大门。

父亲其实是非常反对我来考这个学校,因为他觉得我折腾这一次,既费钱又不一定能考上,实在没必要。不过看过校园后,父亲的说法就不一样了,他说:“考上考不上无所谓,你们学校就你一个人敢来考,就凭这一点咱就已经比他们都强了,有你爹年轻时候的那股劲儿!”看得出来他很激动,他觉得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脾气和他一模一样。

在南京回来之后,我再也没和父亲吵过,以前宿舍的电话是专供我们爷俩吵架的,而那以后,就变成了我们爷俩专属的温情电话。

再看这部电影,我已经上了大学,少了很多年少气盛,遇到问题也不再像先前那么激进了,跟父亲的相处也比较平和。

现在的父亲已经彻底进入养老的状态,虽然感慨于他的衰老,但是看着他现在的生活状态,心中倒也有些许安慰。

工作之余,再看这部《那山那人那狗》,我眼角会湿润。父亲已经老了,我们之间在很多问题上还是有着不同的看法,但是,他不会再强势地让我听话,我更不会不顾他的生活时代而强行让他理解我的想法,或许这就是我们爷俩一路走来共同的成长吧。

父亲的目光

冠县 刘爱新

父亲是当年村里为数不多的初中毕业生。他上初中时,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。在那吃不饱、穿不暖、学校招生人数又少的年代,能上到初中的孩子在农村就是凤毛麟角了。父亲那时学习还不错,可初中临毕业时,爷爷得了重病,家里无人干活,父亲只好含泪离开学校。

父亲没能完成学业,是他一生的遗憾,他把自己的期望放在了我们姐弟三人身上。我也没让他失望,从小学到初中,基本都是班里前几名。每次看到我拿着奖状高高兴兴地回家,父亲的目光总是欣慰的。

后来上了高中,面对繁重的课程,我开始有点手足无措。在第一次期中考试中,只考了班里的第29名,这可是我上学以来从没有过的名次。

刚过了期中考试,天气突变,凛冽的北风刮起来。我没有带太多御寒的衣服,只好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,周末静静地教室上自习。

没料到父亲会给我送来棉衣。原来他看我周末没回家,担心我冻着,就骑着自行车给我送来了。在宿舍换棉衣时,父亲问起我的考试成绩,我不好意思地说:“考得不好,就考了二十几名。”他开玩笑地问:“二十几名,该不会是29名吧?”我无奈地点点头,父亲没再说什么,不过,敏感的我发现他的目光中有些失望。

接下来的时间,我及时调整学习状态,逐步改掉学习不深入、不细致的毛病,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,又买了些学习资料加强练习。高中毕业时,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得知我被大学录取的消息,父亲的目光是喜悦的,眼眶中好像还有点激动的泪花在闪烁。他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,看了一遍又一遍。他的儿子终于替他圆了大学梦,他也终于可以在人前骄傲地说,家里有个上大学的孩子了……

“总是向你索取,却不曾说谢谢你。直到长大以后,才懂得你不容易……”一首感人的《父亲》,也唱出了我的心声。老父亲,谢谢您!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,一经发现,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:2921234。



小说连载

《布衣诗人谢榛》

聊城 武俊岭

13

这天,苏先生对谢榛说,近来我替你想了一个事,就是应该前往京城,拜见首辅杨一清大人。

杨一清,那可是一个厉害人物,刘瑾就败在他的手里。谢榛说。

当然,此人降龙伏虎,手段高超。他爱写诗歌,并且喜欢汲引善类。

噢。

你不敢去吗?

我……

谢生,你得大胆才行。无论他是多大的官员,哪怕是皇帝,你也要有胆去见。

行,我去。

带上五十首诗。杨大人是懂诗的,可以听听他的意见。

第二天,谢榛向刘守备提出辞馆。他说自己三五天内便要动身,往京城去。

刘守备问,你往京城干什么去?

拜见杨一清大人。

刘守备微微一笑,说,你去拜谒杨大人。你与有什么渊源吗?

没有。

这样的话,你不觉得唐突吗?

这倒没有想到。

刘守备费了好大的劲,才把哂笑强忍下去。谢榛观察到了,稍稍不快。

你在府上效力多年。你去北京,我资助你五十两银子。刘守备毕竟阅人多矣,知道对谢榛应该高看一眼。

大人,我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银子呢。

不必推辞! 还有,你如果在京城呆不下去,回来以后还可以来府上教书。

谢谢大人!

回到家里,谢榛开始做进京的准备。他先是选出五十首诗,然后工工整整地誊录在上好的宣纸上。妻子把他的两套衣裳洗干净、叠好,用一个包袱包起来。

临行前的夜里,谢榛一时不能成眠。想象着杨一清的丰功伟绩,谢榛有点胆怯。这样的大人物,会理会自己这个布衣吗?

妻子说,夫君,你有心事?

我在想杨大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。

他要是留你在北京做事,那我们不就分离了?

不一定能留在北京。

男人是要出去干事的,不能像女人那样围着锅台转悠。你放心,我会照顾好两个孩子的。

妻子拉住谢榛的手,说,你出门在外,要防着小偷。

放心。你在家要伺候好公公婆婆。对弟弟弟媳,也要和睦相处,凡事谦让。

我会的。我是什么样的人,这么多年你还不知道吗?

知道。谢榛拥抱住妻子。

第二天,妻子让婆婆看着儿子,与弟弟谢松一起,把丈夫送到运河钞关码头。风大帆满,船儿快速北去。谢榛挥手与妻子、弟弟告别。谢榛看见,妻子用手背擦了几下泪水。

一路无语。经过八天的运河漂泊,谢榛来到京师。

好家伙! 京师就是京师。面对壮美的房屋,高大的楼房,谢榛叹为观止。半下午时分,谢榛来到棋盘街,打听到杨大人住在大街的东头。马上就要见到渴慕已久的大人物了,谢榛的心里,有喜有惧,还有一点自卑。

到了棋盘街东首,谢榛看看这个门楼,看看那个门楼,没有看到杨府二字。正纳闷呢,迎面走来一人,头戴官帽,气宇轩昂。谢榛上前打听,请问杨一清大人住在哪里?

那官员看一看谢榛,说,你走过了。西边有一个朝北的胡同,胡同中间红色小门朝东的那家,便是。

谢榛按官员所说,往西走了十几米,果然有一个两米多宽的胡同。于是,谢榛整整衣帽,郑重向前。有半里光景,谢榛看到一个红漆小门。莫非,这就是堂堂首辅的住宅。这与想象中的杨府,反差太大了。

(未完待续)